

第二十一章 民心軍心雙得

杏花村口，虞柏舟看見素素扛著顧今朝，神色冰冷，胸口起伏得厲害，拳頭捏得咯咯作響。

莊牛見狀，低聲安慰他，「老大，平靜點、平靜點，素爺還是愛你的……」

「……」虞柏舟現在已經不知道該如何安慰自己了。

素素一看見虞柏舟，「呀」了一聲，扔沙袋似的將顧今朝給扔了。

顧今朝臉著地，吃了一口的泥灰。

李大狗「嘿嘿」一聲，「老大你看，素爺還是愛你的。」

偏偏蘇周淡淡補了一句，「素爺這是心虛吧……」

「就你話多！」李大狗打了一下蘇周的屁股，順手揪了一把，「阿周，看不出來你這麼工於心計，你這樣不是挑撥老大跟素爺的關係嘛！」

「你別誣陷我啊，你說就說，幹麼動手動腳！」蘇周一臉委屈的揉了揉自己的屁股。

素素見到虞柏舟就忘乎所以，將背上的顧今朝隨手一扔，朝著虞柏舟衝了過去，輕輕一躍跳進了虞柏舟懷裏，她用手圈住他的脖頸，雙腿纏上他精壯的腰身，「啾」地一聲在他右臉親了一口。

被素素這麼一親，虞柏舟心底啥怨氣都散了。他抱住素素，摸了摸她的後腦杓，問她，「有沒有受傷？怎麼搞成了這副模樣？瞧妳，衣服都破了。」

素素搖搖頭，咧嘴一笑，「沒有，沒有受傷，新來的不敢欺負我。」

「妳下來。」虞柏舟歎了一聲，素素靈巧的從他身上跳了下去。「側身對著我。」他柔聲吩咐素素。

素素甜甜一笑，笑起來臉上有兩個小酒窩，看起來傻乎乎地。她側過身對著虞柏舟。

「阿周，把你的針線給我。」虞柏舟伸出手，蘇周乖乖從懷裏摸出針線放在他手心。

針線蘇周已穿好，虞柏舟接過針線捏住素素的破袖子，動作很輕地一針一線開始替她將袖子的破口處縫合。

一群大男人乾站在一旁，看著他給素素縫袖子。

顧今朝顫巍巍地站起來，張口想問什麼，虞柏舟卻搶先對他說道：「你不用問了，對，小爺就是斷袖，喜歡阿素。」

「……」顧今朝臉色沉沉，看來虞柏舟為了保護常素素的身分，寧願墊上自己的聲譽。

不等顧今朝開口說話，素素噘著嘴巴指著他告狀道：「柏舟，新來的人面獸心，他身手好棒，癱了腿還能以一敵多呢！」

「哦？」虞柏舟抬眼跟顧今朝對視。

聞言，泡腳小分隊面面相覷。

莊牛質問顧今朝，「兄弟，你裝得很好啊！你到底是什麼人？那些人為什麼要置你於死地？」

虞柏舟替素素縫好袖子，將線打了個結，用牙齒咬斷線頭。他淡淡掃了一眼顧今朝，聲音冷冽，「因為你，我們兄弟幾個差點喪命。怎麼，你還打算瞞著我們？」顧今朝嗤笑了一聲，搖搖頭看著虞柏舟，「虞柏舟，你認為我是什麼人？」這話聽起來奇怪，李大狗上前一步，「你這人好奇怪，你不說我們怎麼知道你是什麼人？」

顧今朝卻只看著虞柏舟，定定說道：「顧今朝。」

虞柏舟手上頓了下，隨即淡淡「哦」了一聲。本來他應該給顧今朝跪下，可是他現在心情不好，不想跪。他沒揍他，已經很仁慈了。他故意岔開話題道：「我們救了你，是不是可以破格提拔？」

顧今朝看著虞柏舟那淡然的表情，一時竟覺可笑，大半年前在皇宮見到的那位溫潤公子，如今可是判若兩人。

「你們若能保本王平安歸營，本王便破格提拔你們。」

顧今朝一口一個「本王」，讓素素和泡腳小分隊陷入疑惑中。

素素扭過頭問虞柏舟，「不是只有王爺才能自稱本王嗎？他為什麼……」

「梳子。」虞柏舟攤開手跟李大狗要了一把梳子，將素素凌亂的頭髮梳開，不慌不忙地解釋道：「他是當今三王爺顧今朝。」

泡腳小分隊齊齊「哦」了一聲，然後撲通一下齊刷刷跪下。

莊牛抱著拳頭看著顧今朝，「王爺，俺上有老下有小，俺之前有得罪之處，您大人不記小人過。」

李大狗也拱手道：「王爺，還有個年輕姑娘等我回去娶她，之前有得罪之處望海涵，日後我李大狗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」

「我也認錯，以後我的床榻王爺您隨便睡、隨便睡。」蘇周跪在地上望著顧今朝，

「王爺您以後衣服破了，我可以給你補……」

素素這才弄明白，原來這個新來的跟二王爺不是拜把子兄弟，而是親兄弟。她一臉雀躍地看著顧今朝，「王爺，我昨天救了你，你是不是應該賞賜我們點什麼東西？」

「妳想要雞腿？」顧今朝問她。

素素小雞啄米似的點頭，「雞腿，一百隻！」

「五十隻雞，妳可真是海量。」顧今朝咳了一聲，問虞柏舟，「剛才你們過來時，有沒有遇見黑衣人？」

「被咱們殺了！」莊牛站起來拍拍自己膝蓋上的塵土，對顧今朝說道。

「我們得趕緊離開這裏，不能原路折回，必須得從山下繞路走。我打探了一下，從這裏繞路回營大概得有兩天的路程。」虞柏舟說道。

顧今朝點頭「嗯」了一聲，「繞道安全。」

素素一晚上沒見到虞柏舟，這會兒也顧不得顧今朝的眼光，一路上死死拽著虞柏舟的胳膊，死活都不鬆開。

泡腳小分隊為了不讓顧今朝懷疑素素的身分，一個勁的跟他解釋，「王爺莫要奇怪，老大他就是好這口，素爺也好這口，你可別嫌棄他們。」

泡腳小分隊此舉，怎麼看都讓顧今朝有一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。

「本王不嫌。」顧今朝看著素素跟虞柏舟，心裏百味雜陳。

一路上虞柏舟對素素噓寒問暖，素素一路蹦蹦跳跳走累了，虞柏舟就背著她走，到了山下的涼亭歇息時，虞柏舟還將最後一點乾糧給了素素。

素素說腿疼，虞柏舟就幫她揉腿，她說腳疼，他就幫她捏腳，兩人就像一對小夫妻，百般恩愛。

顧今朝坐在涼亭裏歇息，撇過頭一直打量著「恩愛」的虞柏舟跟素素。莊牛給他遞了一袋水，做為一個過來人，他現在十分能體會顧今朝的心情。

「王爺，咱們也都是過來人。」莊牛笑嘻嘻道：「俺理解，理解。」

顧今朝接過他手中的水喝了一口，臉上雖沒什麼表情，可心裏卻是——你理解個屁啊！

素素已經接連兩次在見到虞柏舟後將他給扔在了地上，他對虞柏舟漸漸有一種看不順眼的情緒，加上他一直惦記著在皇宮側殿驚鴻一瞥的紫衣鵝油捲姑娘，雖然現在鵝油捲姑娘變成了小霸王，但他腦海中對素素的第一印象是磨滅不去的。

所以，他現在大概是拿虞柏舟當……情敵。

鵝油捲姑娘不僅人善甜美，還實用，這要是以後娶回家，侍衛便可以省了。

李大狗見顧今朝一直盯著虞柏舟，心裏誤會了他的想法，便湊到他身邊咳了一聲，「王爺，我們老大可不是一般的斷袖，他只斷素爺一人，其他男人看都不會多看一眼，王爺您瞧我，長得俊人又能幹，我這樣的想給老大當小妾，他還不要呢……」

噗——

顧今朝被一口水嗆住，他扭過頭看著李大狗，這人可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。男人當小妾，他還是頭一次聽說。

歇息過後，一行人又繼續趕路，路過稻香村，虞柏舟知道素素食量大，特意拿了身上一塊值錢的玉飾交給蘇周，讓他去瞧瞧哪家願意殺頭豬款待他們六人。

蘇周拿著玉飾進了村，片刻後氣喘吁吁跑回來，拍著胸口大喘一口氣道：「老大、老大，村子裏別說豬了，連雞鴨都沒了，昨夜大奴人來村子裏洗劫了一遭，村民家中壓根都沒糧食，還死了不少人。」

虞柏舟跟顧今朝不約而同看了對方一眼，齊聲道：「進去看看。」

村子裏一片蕭條景象，路邊還有一些村民的屍體沒被收走，素素看見一個老爺爺躺在血泊中，一條土狗蹲在他身邊不停地舔他冰冷的臉頰，邊舔，喉嚨裏邊發出嗚嗚叫聲，似乎在哭。

素素扯了扯虞柏舟的袖子，也是淚眼汪汪的，「柏舟，你看大黃在哭。」

一行人順著素素的手指瞧過去，看見大黃狗一邊舔死去主人的臉，一邊對著天空「嗚嗚」叫喚，聲音淒厲，不禁讓人心中生了幾分淒涼。

「該死的大奴人！老子要宰了他們！」李大狗紅著一雙眼睛，舉著刀在空中揮了揮。

素素鼻子酸酸的，她掃了一眼路中央躺著的十幾具村民屍體，眼淚撲簌簌往下

掉。她吸了吸鼻子，掏出手帕走過去擦了擦老爺爺脖子上的血，又道：「柏舟，我們先把村民找個地方埋了吧。」

「好。」虞柏舟轉身吩咐泡腳小分隊，「大狗，你去村民家裏看看能不能找到鋤頭。大牛，你去讓活下來的村民一起來幫忙埋人。蘇周，你幫著素素打理屍體。」交代完他們，虞柏舟又扭過頭對顧今朝說：「你雖貴為王爺，可為民做事也是應該，你跟我一起去找點吃食。」

顧今朝沒有拒絕，「嗯」了一聲。

素素摸了摸大黃狗的頭，安慰牠，「阿黃不哭不哭，你爺爺睡著了。」她看著大黃狗這樣實在覺得好心疼，心疼這裏的村民，也心疼沒了主人的大黃狗。

素素跟蘇周兩人將村民的屍體擦乾淨，整整齊齊擺好，莊牛跟李大狗帶了幾個風燭殘年的老頭過來幫忙埋屍體。

他們在附近找了個地方，挖了個大坑將這些屍體給埋了。

虞柏舟跟顧今朝去村外的樹林裏打了兩隻肥實的野兔子，另外摘了一些野果子。村裏年輕力壯的男丁都跑了，剩下一些年邁的跑不動了，就在村子裏得過且過，活為村上人，死為村下塵，本來就只有百口人的小村，現在只餘下十幾個老人跟三個孩子了。

待他們將死屍安頓好後，虞柏舟又在農戶家裏借了口鍋，將兩隻兔子就著菜乾燉煮了滿滿一鍋。

素素將兔子的內臟洗乾淨切碎，用野花椒揉了揉，然後切成小塊，又從農戶家裏撈了一把泡酸菜切碎，放進大鍋裏爆炒出香味。

農家小院裏坐了全村村民，人人手裏端著空碗，等待著兔肉湯和爆炒雜碎。這些老弱村民個個飢腸轆轆，已經幾頓不曾吃飯了。

素素給他們一人盛了一碗兔肉湯，每碗裏還都添了一小塊兔肉。分好大家的伙食，素素只留了最小的一塊兔骨頭給自己。

她端著碗剛在院子裏蹲下準備開吃，便見大黃狗帶著十幾隻小黃狗跑進院子，一群狗齊刷刷在素素跟前坐下，一起歪著腦袋望著她。

素素吞了口唾沫，把碗裏那塊兔子骨頭挑出來，抵了抵，戀戀不捨的扔給了一群狗。

虞柏舟一群大男人們什麼也沒吃，都還餓著，他們揉著肚子坐在院子裏盯著素素逗狗。

李大狗揉著自己空空如也的腹部，盯著那群大黃狗道：「一堆肉啊……」

莊牛一巴掌拍在李大狗腦袋上，「厚臉皮的，你連自己同類都想吃！沒出息！」

蘇周也道：「你沒瞧見素爺拿牠們當親兒子嗎？小心素爺揍你！」

虞柏舟從村民嘴裏得知，村外一里處有大奴人紮營，大概有一、兩百人，村裏的食物都被那些人給搶走了。

他打算帶人去那裏搶食物。

他這個提議一出，大家都熱血沸騰了起來，尤其是素素，聽說要去大奴人那裏搶吃的，立馬變得神采奕奕。

虞柏舟將自己和素素身上的值錢東西全給了村民，讓他們去鄰近的陵城安頓。素素取下脖子上掛著的玉墜，好不捨的放在手心裏搓了搓，哀歎一聲，「柏舟，你還記不記得這個玉墜啊？」

「嗯，記得。」虞柏舟看了一眼她拿出來的值錢物品，幾乎都是他以前送給她的。素素看了眼虞柏舟拿出來的值錢物品，發現他的東西也都是她送給他的。

虞柏舟也拿了一個玉墜出來，跟素素脖子上掛著的是一對兒。

素素將兩個玉墜放在掌心握了握，語氣異常捨不得，「這個玉墜是我十歲那年，你送給我的……當時你說咱們一個人一個掛在脖子上，哪怕是睡覺時也能想著對方。」

虞柏舟「嗯」了一聲，寬慰她，「現在我們不需要這東西了，村民比我們更需要。」素素很懂事的點點頭，「嗯」了一聲，「對，只要你天天抱著我睡，我就滿足啦！」顧今朝掏出一枚腰牌遞給領頭的村民，囑咐他們道：「你們拿著這個去找陵城太守，他會好好安頓你們的。」

村民們對虞柏舟一行人感激不盡，對著他們又跪又拜。

等安頓好村民，虞柏舟等人才安心離開。他們六人清算了一下自己身上的武器，每人身上剩一把刀、一把弓、四十六支羽箭。

他們躲在樹林裏觀察了一番大奴人紮營的情形，總共有十頂軍帳，帳外有十幾個大奴人持械巡邏，在外巡邏的大奴士兵大約半個時辰交接一次。

正好，虞柏舟打算試一試自己創建的五人陣法。

莊牛一雙鐵臂以一敵十，可首當其衝在前頭開路，李大狗和虞柏舟斷後，以免莊牛被偷襲。

蘇周細心耐力強，箭術又準，留在隱蔽處發箭，替他們作掩護，素素則去打探食物在哪個營帳，避開糧倉放火。

顧今朝身上有傷不宜出手，便跟蘇周一起躲在叢林裏射箭。

莊牛衝出去吸引大奴人的注意，一手提起一個捏斷喉嚨，虞柏舟跟李大狗則斷後，清理其他人，但凡他們三人經過之處必定無人可擋。

大奴軍營中弓箭手趕來支援，可十一個弓箭手不過片刻工夫，就被蘇周給一一射殺乾淨。

他們四人配合得相當有默契，素素也不閒著，她找到了放糧食的營帳後，特意避開糧倉放了一把火。

火勢「轟」一聲燃了起來，烏煙滾滾，鋪天蓋地！營地裏大奴國兩百多個士兵，被虞柏舟他們殺了一半，另外一小半跑去救火。

素素就趁著這工夫，從馬廄牽了五匹馬出來，將為數不多的糧食一一搬到馬背上綁好，然後對著虞柏舟他們吹了吹口哨。

蘇周跟顧今朝聽見素素的口哨聲便從小樹林裏跑出來，素素將載著最多糧食的那兩匹馬分給他們兩人。

隨後虞柏舟、李大狗、莊牛趕到，莊牛和李大狗各騎一匹馬，素素跟虞柏舟共騎一匹。

虞柏舟上馬後，將素素拉到自己前面坐著，揚起馬鞭抽在馬背上，戰馬抬起前蹄嘶鳴一聲，邁開蹄子衝出了大奴營地。

他們六人騎著馬帶著糧食一路狂奔至涼城外的一個小村子，村裏的一百多口人也都沒了吃食。

他們乾脆停下來在村裏發派糧食，這些米和肉乾剛好用來救急。

兩國交戰，最受苦的莫過於邊界百姓。

素素給村民們發完米糧，轉過身拍拍手，隨即將顧今朝摠在了牆上，衝著他邪魅一笑。

顧今朝捂著自己的胸，顫巍巍地問她，「妳……要對本王做什麼？」

素素「嘿嘿」一聲，搓搓手開始脫他的衣服。

一旁正在給村民發肉乾的虞柏舟撇過頭，一臉不痛快的將素素扯到身後，低聲訓斥她，「妳一個姑娘家就不能矜持點嗎？」

素素扁扁嘴好委屈，指著顧今朝說：「人家只是想從他身上找點腰牌之類的東西給村民嘛，陵城坐擁銅山，物資豐饒，這些村民過去一定能過上好日子。」

虞柏舟明白了她的意思，他捋了捋袖子，一本正經道：「這種事情，我來就好。」

隨後他轉過身，對著顧今朝一拱手，「王爺得罪了！」說完伸手扒開他的衣服，從他懷裏掏出兩塊象徵皇家身分的玉牌。

虞柏舟轉身將玉牌遞給村長，吩咐村長領了食物後帶著村民即刻啟程前往陵城。

村長對著虞柏舟跪下，「敢問恩人尊姓大名？日後我等一定湧泉相報！」

莊牛秉持著做好事不留名的俠義精神搶話道：「咱們做好事不留名，您老就別問了。」

素素嘟嘟嘴不高興，做好事不留名的話，那他們的努力豈不就白費了？

她踹了莊牛一腳，隨即轉過臉對著村長笑呵呵道：「村長，他是虞柏舟，虞大將軍的兒子。」

做好事當然要讓人知道，不然怎麼讓柏舟為天下人所知呢？

「原來是虞將軍的兒子！」村長衝著虞柏舟又是一跪，「我替村裏一百多口人謝謝虞大恩人。」

顧今朝在一旁很鬱悶，這虞柏舟和常素素竟然拿著他的人情去做好事。他覺得，虞柏舟日後一定青出於藍而勝於藍，不會比他爹差。

虞柏舟如今是民心、軍心雙得，他日封將必定名揚天下，他的頭腦不似軍中老將軍那般固執，很靈活，能做到以五敵百，這種指揮才能可不是一般的將軍能做到的。

在涼城邊界，大奴國共設立二十三個據點，每個據點有近兩百大奴人看守，虞柏舟一行人已經拿下一個據點，晚上再路過兩個據點時，行動模式都跟先前一樣，搶了糧食就放火燒。

凌晨時分，虞柏舟帶著他們在附近的小村莊落腳，跟前幾次一樣，都將糧食分給了村民。

素素每分一次糧食，便指著虞柏舟對著分到糧食的村民說同一句話——「他是

虞柏舟，虞大將軍的兒子！」

但凡他們所到之村落，素素都會留下虞柏舟的大名。

兩天時間，他們經過八個村莊，燒了大奴九個據點營地。

第二天日暮時分，他們一行人到達大齊軍營，當天夜裏，大奴單于伊瓦塔便將虞柏舟的名字嚼了一遍又一遍。

果然虎父無犬子，虞柏舟！

第二十二章 毛將軍與狗將軍

顧今朝回營後，軍營裏擺出大陣仗迎接他們。顧今朝失蹤這兩日，顧霖都快急瘋了，派了好些精兵出去都沒能找到他。

是以，現在軍營裏的人都知道神箭營那個新來的就是三王爺顧今朝，當年差點當了太子的人。

虞柏舟等人不僅護送顧今朝安全回營，且立下軍功，當天晚上他們五人便被破格提拔為將軍。

不過將軍也分三五九等，他們被封的將軍是將軍中排名最末尾的，倒是虞柏舟另外還被任命兼神箭營統領，身負重任。

先前顧今朝答應素素的雞腿，也履行承諾給她送了過來。

營帳內，泡腳小分隊在試穿將軍鎧甲，三人都高興得不亦樂乎，素素則賣力的啃雞腿。這兩日她沒睡好，也沒吃好，這會兒她的胃就像是一個無底洞，怎麼都填不滿。

見素素吃得太急，幾番嗆著，虞柏舟坐在她身邊便給她順氣，囑咐她，「慢點吃，慢點吃，沒人跟妳搶。」

素素含著食物「嗚嗚」點頭，遞給他一隻雞腿。

虞柏舟用手擋開，聲音溫和，「等妳吃完我再吃。」

顧今朝掀開帷幔走進來時，已經換了一身氣派的衣服。都說人靠衣裝，他渾身氣質都變得高貴大氣起來。

他到底是個王爺，虞柏舟拉著素素跪下，泡腳小分隊也趕忙放下手中的鎧甲，先給顧今朝磕頭。

素素拿著兩隻雞腿跪下，還不忘埋頭大吃。

顧今朝的侍衛指著素素喝道：「大膽小將！竟敢對王爺不敬！」

素素口裏都是雞腿肉，根本沒辦法說話，她拿一雙大眼睛無辜的看著那侍衛，想說話不能說話的感覺真是不好，一急就被嗆住，噴了那侍衛一身的雞腿肉。

侍衛急得直跳腳，他真想一劍砍了她。

顧今朝屏退左右，伸手想去扶素素起來，只是他的手還沒扶到她的胳膊，就感受到虞柏舟冷厲的目光，他咳了一聲，很無奈轉過方向扶虞柏舟。

素素略帶敵意的將顧今朝給推開，「不准碰我家柏舟！」言下之意是「柏舟是我的」！

可不是她疑神疑鬼，前兩天在涼亭，她耳朵尖，聽見李大狗勸說顧今朝，讓他捨了當柏舟小妾的念頭。

她不會容忍柏舟娶她以外的女人，更不能容忍情敵是個男人。

顧今朝很尷尬的縮回手，開口讓他們都起身坐下。

虞柏舟坐在條凳上，素素為了宣誓主權，當著顧今朝的面兒一屁股坐在虞柏舟腿上，還以一種小女人的姿勢勾著虞柏舟的脖頸。

一屋子的男人盯著素素，她半點沒有要從虞柏舟腿上下來的意思。

蘇周實在看不下去了，「素爺，王爺要跟我們說話，妳下來，好好坐著成不？」

素素看了眼顧今朝，「呵呵」一聲，「不成！爺我就喜歡這麼坐！」

顧今朝無奈的擺擺手，「隨她、隨她。」

虞柏舟倒是無所謂，他攬著素素的腰，一本正經的問顧今朝，「王爺是想跟我們說什麼？」

顧今朝看著素素的坐姿，實在正經不起來。他咳了咳，盯著虞柏舟的眼睛，盡量不去看素素，以免分神。「本王在涼城安插了細作，據細作來報，伊瓦塔打算再出動一千鐵騎跟我們對戰。」

「又一千！前幾場光幾百鐵騎咱們就都快受不了了！」莊牛驚呼。

顧今朝道：「所以我想問問虞將軍，有沒有什麼辦法能破他們的一千五百鐵騎。」

「鐵騎軍以一敵十，除非我們也有相應的鐵騎對陣，否則僅靠我軍人力……難。」

虞柏舟想了想，又說：「不過，我有一物可對陣敵軍，單單是它一個，便相當於一百鐵騎。」

「何物？」

「回回炮。」虞柏舟道：「我曾在一本西域軍書裏看過回回炮的相關記載，此物主用於攻城，能將百斤巨石投射出近十幾丈，因其體積龐大，構造複雜，幾乎無人用過。若能成功做成一架，必定能滅大奴鐵騎的威風。」

「那回回炮長何模樣？」顧今朝問道。

虞柏舟拍拍素素的肩膀，吩咐她去拿紙筆，素素乖巧的從他雙膝上跳下來，給他拿了紙筆過來。

他簡單畫了一下回回炮的造型，交給顧今朝。

回回炮構架間有固定的橫軸，上有與軸垂直的槓桿，可繞軸自由轉動，槓桿短臂上固定一個重物，長臂末端有石袋用於裝巨石，投射巨石時，用絞車把長臂向後拉至水準，隨後放開，石袋會迅速升起，當短臂重錘完全落下，石頭便會飛出去。顧今朝覺得這東西十分有意思，「好，明日一早本王便差人去做。」

「我估計，短時間內我軍只能造出一輛，一輛回回炮想打散鐵騎是沒問題，可想徹底攻破鐵騎軍陣有些困難，畢竟人的體型和靈活度不足，不可能同動物一般鑽過馬腹。」虞柏舟道。

素素捏著下巴想了想，「柏舟，人不行，咱們可以讓狗去啊！咱們在狗的背上綁一把刀，狗衝過去的時候刀刃就能割到馬腹，到時候馬兒們受驚，哪裏還有心情幫人打仗啊！」

眾人：「……」

一屋子的男人都用一種不可思議的目光盯著素素。

素素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，難道她出了個蠢主意？她伸出手擋住自己的臉，「你們別這樣看著人家嘛，人家就隨口這麼一說……」

「素素，妳這提議很好。」虞柏舟從沒想過用狗去攻鐵騎陣，細細一琢磨，覺得她這個辦法可行。

「可是……得要多少狗才行啊？」李大狗懵了，見過馬上戰場，還從沒見過狗上戰場呢，那些看家狗能幹啥啊？

「最少也要六百隻。」虞柏舟沉吟道。

「狗聽主人的話，我們要如何才能在短時間內將其馴化？」顧今朝也提出問題。素素看傻子一樣看他，「王爺您笨啊！狗看見骨頭就跑，哪裏還用馴化？有骨頭就行了。」

顧今朝的腦子一時沒轉過彎，「可是要怎樣才能保證狗在戰場上能一直看著骨頭？」

素素都氣得不知說什麼好了，有見過笨的，沒見過這麼笨的。

七日後，軍營裏進了七百條大黃狗，都是顧今朝讓人從附近的村子裏討來的。村民們本有些不願意，這些看家狗都養出了感情，哪裏捨得送給軍爺們吃啊？雖然士兵們去借狗時說是要用狗打仗，而不是要吃的，可村民們都不信。狗要是能打仗，還要人幹麼？

大戰前一日，第一輛回回炮在虞柏舟的指導下成功造了出來，不過這輛回回炮有缺陷，只能將石頭射出不到十丈的距離。

素素那邊更是忙得不可開交，她餵完七百條狗後，開始往狗身上綁刀和骨頭。她用繩子將刀柄綁在狗身上，刀尖直立朝上，到時狗一從馬腹下鑽過，鋒利的刀尖保准能劃破馬肚子。

綁好刀，素素又往狗身上綁了一根細竹竿，竹竿壓在狗背上，末端超出狗頭三指長，她將骨頭綁在竹子末端，這樣，骨頭就會一直吊在狗的眼睛前方，狗就會以為骨頭在牠前面，牠就會一直賣力的往前跑。

七百條狗分別由七百名士兵牽著，幫狗狗們裝備好，忙完已經是卯時。

素素手裏握著馴狗的鞭子，穿著一身銀色的鎧甲，問狗，「狗將軍們！你們就要上戰場了，怕不怕！」

士兵們：「……」素爺吼得倒是挺有氣勢的，可是沒有狗理她。

沒有狗回應，素素有點尷尬，其中有隻大黃狗是素素在村裏餵過的，素素認得牠。

素素摸摸那隻大黃狗的狗頭，低聲說：「狗兄，你叫一聲，為我漲漲氣勢。」

大黃狗像是聽懂了她的話，對著天空「嗷嗷」叫了兩聲，隨後，幾百條狗便「汪汪汪」地叫了起來。

那狗吠聲驚天動地，氣勢凌雲。

那些整裝待發的士兵們聽見狗吠，都想：媽的，這一仗一定要好好打！不能被狗給比下去了！

素素如今也是個將軍了，手上有些兵力。她手下一名士兵上前問她，「素爺，您是要騎青驄馬還是棗馬？」

素素摸著下巴想了想，「我能騎毛驢嗎？」

「……」士兵以為自己聽錯了，拱手繼續問她，「素爺，您是要騎什麼馬？」

「毛驢毛驢！」素素忽然發現軍營裏笨的不只顧今朝一個人，她手下的士兵也笨笨的。這種情況下，騎毛驢可比騎馬有用多了。

那士兵愣住，盯著素素好半晌才為難地開口道：「素爺，不然……還是給您牽一匹馬吧？西域寶馬，三王爺特意吩咐要留給您的。」這要是騎著毛驢上戰場，像個什麼樣子啊？

再者，素爺若是受了傷，回頭三王爺一定拿他們開刀啊！

素素抽出自己腰間的刀，用刀背拍了拍那士兵的頭，她歎了聲氣，學著老夫子的口氣教育他，「無知！無知！還不下去給本將軍準備毛驢！」

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更凶橫，素素特意將眼睛瞪大，以此震懾部下。

那士兵好無奈，只好去把火頭營拉石磨的毛驢給素素牽了過來。

素素牽過毛驢，摸了摸黑驢的腦袋，拿自己的臉在牠臉上蹭了蹭。這頭毛驢也算跟素素認識，素素每次去火頭營偷食物時都能看見這頭毛驢，有時候素素高興了，還給毛驢扔條胡蘿蔔。

素素給毛驢取名叫「毛將軍」，跟著她的狗是「狗將軍」，但凡是跟著她一起打仗的，在她心裏都是大將軍！

正午時分，大軍浩浩蕩蕩前往戰場。

有了前幾次的經驗，虞柏舟將神箭營安排在中軍跟前軍之間，神箭營的士兵個個用箭如神，損失一個他都覺得可惜，所以這次他將神箭營居中安插，不僅能讓軍士射箭，也相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。

虞柏舟還特意給每個神箭營軍士配了一個副手，副手們負責準備火箭——這也是虞柏舟第一次嘗試以火箭攻敵。

在箭鏃上裹一層紗布，紗布裏包裹著硝石等易燃物，點燃紗布將箭射出去，能對敵人造成很大的損傷。

顧今朝親臨戰場指揮，他按照虞柏舟一早定下的計畫指揮下令。

第一撥，大奴步兵上前攻陣，大齊神箭營射出火箭，將其逼退。

第二撥，大奴弓箭手對陣大齊弓箭手跟火箭陣，大奴弓箭陣很快敗下陣去！

大奴連輸兩撥，伊瓦塔也感覺到不對。這一場仗同前兩次不同，大齊軍隊的陣法明顯有所改變，而且比前兩次還要犀利。伊瓦塔忍無可忍，親率三千精銳鐵騎上前叫陣。

他看著齊軍軍隊裏的回回炮，又打量了一眼中軍陣列裏騎著棗馬、金甲著身的顧今朝，笑道：「怎麼？大齊國的將軍都死完了嗎？輪到一個小娃娃來指揮？」

「小娃娃？也對，您是能當本王叔叔的人了，年歲已大，該回大奴養老了。」顧今朝輕蔑一笑。

伊瓦塔抽出寶刀拍在馬背上，身下戰馬一陣嘶鳴，牛角號角淒厲長鳴，他一馬當先衝了出來，身後的鐵騎頓時如海潮般湧了上來。

顧今朝下令發射回回炮，回回炮投射一枚百斤巨石頗費些力氣，一炮出去雖打亂了對方鐵騎陣營，可大奴鐵騎很快又齊整列隊，恢復原來的一字陣，朝著大齊軍隊席捲而來。

大奴鐵騎浩浩蕩蕩，連火箭都阻擋不住，大齊士兵被迫朝後退，更有些士兵聽見那鏗鏘的馬蹄聲都嚇破了膽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顧今朝下令，前軍、中軍往後及兩側退，讓出一條大道來。

伊瓦塔以為顧今朝是怕了，直接讓開路認輸。

殊不知戰場上塵煙滾滾漸漸平息之後，一陣驚天動地的「汪汪」聲越來越近。

片刻後，一名穿著銀色盔甲、手持大刀的小將軍騎著毛驢帶著幾百條狗「得得得」的衝了過來。

伊瓦塔以為自己眼花了，揉了揉眼睛發現自己沒看錯，是狗，不是一群兩群，而是幾百條狗。

他再定睛一看，那些狗背上都綁著一把刀，明晃晃的刀尖朝上，每一隻狗的狗頭前都掛了一根骨頭，狗兒們為了追眼前的骨頭便沿著直線往前衝。

素素騎著毛驢，揮著手中的刀大吼，「毛將軍衝啊！狗將軍們衝啊！跑跑跑！加油跑！」

有好些狗的狗骨頭掉了，就想去搶旁邊狗的骨頭，於是一群狗不受控制的亂跑，即便如此，那群狗還是衝進了大奴鐵騎軍陣。

狗將軍們浩浩蕩蕩從戰馬的腹下鑽過去，牠們背上直立的刀刃便割在馬兒的下腹，刀刃受到馬腹的阻力「叮叮噹噹」掉了一地，達到了割傷馬腹的作戰目標。有些狗的刀掉了之後，看見馬頗有不爽情緒，就成群結隊去咬馬腿，聰明點的狗還跳起來衝著馬上的鐵騎兵狂吠，嚇得那些士兵、戰馬慌了神，在軍陣裏一陣橫衝直撞。

好些大奴士兵掉落馬背，一時間混亂不堪，狗將軍們以為掉落馬的大奴士兵要跟牠們搶骨頭，又成群結隊去咬大奴士兵。

你一口我一口，大家都是好狗狗。

你咬臉，我咬手，大家一起咬咬咬……

素素揮著刀騎著毛驢，直奔伊瓦塔而去。上一次她差點活捉了伊瓦塔，這一次她只有一個信念，就是殺了伊瓦塔，幫柏舟奪回涼城，讓涼城周邊百姓都過上有肉吃的好日子！

虞柏舟和顧今朝看見素素騎著毛驢衝過去，一張臉都嚇白了。伊瓦塔騎著的是大奴國的寶馬，征戰沙場無數，素素騎在毛驢上怎麼可能是伊瓦塔的對手？首先在氣勢上就輸了一大截啊！

虞柏舟翻身上馬，跟顧今朝對視一眼，隨後帶著泡腳小分隊和一隊騎兵衝進了混亂的鐵騎軍陣中，跟大奴士兵廝殺在一起。

戰場上淒厲慘叫聲不斷，大多都是被狗給咬的。

大齊士兵見狗將軍們破了鐵騎軍陣，方才丟掉的信心頓時回來了，紛紛舉著手中的兵器，大吼一聲「殺殺殺」！

一時間軍中士兵一腔熱血沸騰，都抱著「不能輸給狗」的心態誓死拚殺。

素素的毛驢氣勢凜然，絲毫不畏懼伊瓦塔的雄威戰馬，讓素素跟伊瓦塔對陣，幾番交手下來也沒輸半分氣勢。

伊瓦塔的戰馬對著素素的小毛驢一陣嘶鳴恐嚇，小毛驢體型小卻膽子大，秉著一股倔脾氣不停地拿後蹄子踢馬屁股。

素素跟伊瓦塔在對戰，小毛驢就抬起蹄子一個勁兒的踹戰馬，高傲的戰馬忍無可忍，一頭朝著毛驢撞去，伊瓦塔沒坐穩，從馬背上摔了下去。

那匹戰馬被毛驢激怒了，開始跟牠對踢，素素在毛驢的背上差點被抖下來。素素這會兒拽著韁繩，給毛驢加油助威，「毛將軍加油！踢牠屁股！踢牠屁股！」

毛驢果然按照素素的指揮，屁股一撅，同時抬起兩條後腿踢，「咚」一下踹在戰馬屁股上。

這時，摔下馬背的伊瓦塔正準備翻身起來，就看見他的戰馬踉蹌朝著他倒了過來，一蹄子踏在了他的腿上。

被馬蹄子這麼一踏，伊瓦塔疼得「啊」了一聲，腿骨被他自己的馬給踩斷了。

素素就趁著這個機會，將馬鞭揮了出去，把伊瓦塔死死套住，騎著毛驢拖著他往回走。等回到大軍主軍，她揮動著手中的馬鞭跟顧今朝炫耀，「王爺王爺，我抓到了伊瓦塔！」

顧今朝鬆了口氣，招手吩咐人將伊瓦塔綁了起來。

這場戰打得混亂，也勝得漂亮，功勞主歸素素跟虞柏舟。大奴單于被捉，莫過於是大奴歷史上的一大恥辱。顧今朝見證了素素活捉伊瓦塔，內心感歎，不怪伊瓦塔沒用，實在是素素太不按常理出牌，誰都想不出她下一步要做什麼。

戰爭結束後，顧今朝跟虞柏舟才明白素素為什麼會放棄寶馬，而選擇毛驢。

馬為同類，馬兒見到比自己能幹的馬也會自卑，素素不敢確定自己的馬會不會比伊瓦塔的戰馬強，為了保險起見，她便選擇了脾氣倔的毛驢。

毛驢發起倔來，可是十匹馬都拉不回的。

馬兒跟牠耀武揚威，即使毛驢自己不是對手，牠也會雄赳赳、氣昂昂的跟對方叫囂，至少，牠不會懼怕對方。在戰場上鬥狠，如果連坐騎都沒了底氣，坐騎上的人也會跟著受累。

就如伊瓦塔跟他的馬，那匹戰馬高傲，一旦發起脾氣來，連主人都不顧！

經過大半年的僵持，大齊總算收回涼城，顧今朝帶著齊軍入駐城中，開始對被大奴霸佔了一年有餘的涼城進行整治。

七百隻狗最後剩下三百隻，死了的狗英雄顧今朝不僅給了封號，還給了主人家裏津貼，活著的三百隻也都被士兵送回主人家。

素素相熟的那隻大黃狗因為沒有主人了，她跟虞柏舟合計了一下，打算養著大黃狗。

因為此戰役的成功，素素、虞柏舟分別被提拔為左右將軍，僅在驃騎將軍、車騎

將軍、衛成衛大將軍之下。

大軍進入涼城那日，素素抱著大黃狗，騎著毛將軍緩緩入城。三十幾位將軍都是騎高頭大馬，只有素素騎著毛驢，城道兩側的百姓紛紛對著素素指指點點。

「你們瞧那位銀甲將軍，騎著毛驢抱著狗！」

「我頭一次見騎毛驢的將軍！」

「聽說就是這位將軍騎著毛驢、帶著幾百條狗攻破了大奴鐵騎陣！」

素素沿途聽到百姓對她的稱頌，好不得意，原來當將軍就是這麼個滋味呀！

第二十三章 將軍房裏的丫鬟

顧今朝、顧霖兩位王爺被安頓去了涼城行宮，素素和虞柏舟、泡腳小分隊以及其他將軍被安排在郡守府落腳。

考慮到素素是未出閣的姑娘，顧今朝特意吩咐郡守給素素分了一間獨立的庭院。素素的庭院喚名「梅香閣」，院中花香馥郁，綠樹成蔭。她在軍營裏待久了，都忘記了現在已經入夏。

每個將軍分配五個丫鬟伺候，素素一推門進去，五名丫鬟便列成一排對著她行禮。屋內的圓桌上擺了好些吃食，全是她愛吃的東西，有糯米團子、紅燒雞腿、紅燒肘子，還有一大桶白米飯！

素素搓搓手迫不及待地坐下來，拿起兩個糯米團子塞進嘴裏。團子雖一樣是糯米做的，卻不是她記憶中的味道，不過素素也不講究，又直接用手抓了一隻雞腿往嘴裏送。吃到高興處，衝著幾個丫鬟含含糊糊道：「添飯，給本將軍添飯！」

丫鬟們忙不迭給她添飯，素素就著紅燒肘子的湯汁吃了一碗又一碗的白米飯，整整一桶白米飯被她一口氣吃了個乾淨，一粒米都不剩。

丫鬟們看著素素的吃相，都被嚇壞了。

素素捧著圓滾滾的肚子在柔軟的榻上滾了滾，舒舒服服的長歎一口氣，「好久好久都沒睡這麼軟的床榻啦！」

她躺在床榻上休息的工夫，丫鬟們已經取來浴桶，往裏面添好了熱水。

為首的丫鬟上前對素素稟報，「將軍，洗澡水已備好，請將軍沐浴更衣。」

素素懶洋洋地從榻上坐起來，抬起自己胳膊聞了聞，她都好幾天沒洗澡了，真是髒死了！

她點點頭站起來，伸開雙臂讓丫鬟們開始替她脫衣服。

衣服脫到一半，為首那名叫雨燕的丫鬟盯著素素的胸脯道：「將軍身板可真結實。」說著一雙小手還往她胸脯上摠了一下。

素素嚇了一跳，一把將雨燕的手打開，捂著自己胸口怒視著她，「妳幹什麼？」
做什麼要摸人家這裏……

將軍發怒，丫鬟們嚇壞了，紛紛對素素跪下，「將軍恕罪，將軍恕罪。」

素素看著丫鬟們一臉無辜，歎了口氣，大刺刺地揮揮手，「起來吧、起來吧，妳們都出去，我自己洗。」

「將軍。」雨燕對著素素道：「奴婢們都是郡守精挑細選的，若雨燕入不了您的眼，您至少得留下一個伺候您沐浴更衣，伺候您……就寢。」

素素整理一下自己衣襟，低頭看著她們，「不用了，本將軍有手有腳，可以自己洗。我都還沒吃晚飯呢，這麼早睡覺做什麼？」

丫鬟們一愣，剛吃完那一桌東西，晚上還要吃？

雨燕繼續道：「郡守大人吩咐，我們五人之中必須得留下一個人，否則我們五人都會受罰，免不了又是幾十板子。」

素素一聽這群丫鬟要被打板子，心裏頓時軟了下來。她想了一下，然後指著雨燕道：「那就妳留下，其他人都出去。」

「是，將軍。」

等其餘幾名丫鬟出去後，素素對雨燕道：「妳就待在屏風外面，不許偷看我洗澡！不然……不然我就……」素素捏了捏拳頭，恐嚇她，「不然我就打妳哦！」

除了她娘跟肥肥外，沒有女人看過她的身子。

「奴婢遵命。」雨燕對素素福了福身子。

素素走進屏風後，抓了兩把花瓣丟進浴桶裏，隨後將頭髮用簪子高高綰起，脫了裏衫和肚兜進了浴桶。

浴桶裏的水溫熱，伴著花瓣的清香，讓素素覺得十分舒服。

屏風後熱氣氤氳，身子一放鬆，素素便昏昏欲睡。

她坐在浴桶裏快要睡著時，忽地有雙白嫩的小手扶上她的肩背，捏了捏她痠疼的臂膀，那人的嘴還貼著她的耳朵，呵氣如蘭——

「將軍，舒服嗎？」

素素大喘一口氣，「舒服！」然後她猛地一顫，徹底清醒過來。

她拍了拍浴桶裏的水，「啊」了一聲，「誰讓妳進來的？剛才不是說好不進來的嗎？妳給我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」

雨燕被素素的驚吼聲嚇住，忙不迭地退了出去。她退出屏風後抹了一把臉上的洗澡水，歎了聲氣，難道是這位將軍在軍營裏待久了，那裏出了什麼問題？

她想了又想，覺得不對，一般出征在外的男人都憋久了，見到主動送上門的女人應該把持不住，而這位將軍……忍耐力也太好了。

雨燕想了想，可能是將軍他不太喜歡在洗澡的時候被打擾……

郡守交給她的任務她一定得完成，再說把身子給了將軍，指不定還能得到將軍青睞，成為將軍夫人。這麼一想，雨燕又平靜下來，準備實施下一步計畫。

素素洗完澡出來，雨燕已經給她備好了更換的乾淨衣服，她替素素穿外衣時，手指在素素的腰背上不停的摩挲、輕畫，讓素素起了一身雞皮疙瘩。

素素實在忍無可忍，「姊姊，妳會不會穿衣服啊？」

雨燕一陣尷尬，趕緊替她穿上衣服。

穿好衣服，素素轉身的時候，雨燕假裝跌倒，素素身手敏捷扶了她一把，於是雨燕就順手勾住了素素的脖頸。

雨燕滿臉羞紅，聲音嬌嫩得幾乎要滴出水來，「將軍，奴婢突然頭有些暈，您抱奴婢去榻上歇一會可好？」

「哦，好。」素素一把將雨燕舉起來扛在肩上，朝著床榻走去。

雨燕大喜，將軍好粗獷！將軍嘴上說不要，身子卻誠實得很呢。

素素將雨燕放在床榻上，雨燕用力將她往下一拽，素素沒穩住身子，壓在雨燕身上，然後素素的腰扭了一下，好半晌沒緩過來。

雨燕以為素素是抵擋不住自己的誘惑，伸手開始解素素的衣帶，她的聲音嬌滴滴，「將軍，郡守大人念您征戰辛苦，半載沒碰過女人，就把奴婢賜給了將軍。此刻起，奴婢便是你的人了，雨燕不求得到將軍的賞賜，只希望將軍能感受到雨燕的真誠……」

素素大概知道這雨燕這是要幹麼了，敢情她是想跟自己「嘖嘖」，還想跟自己生孩子？

素素撐著腰從床榻上起來，吞了口唾沫看著她，「妳妳妳妳妳……別別別……我不跟妳生孩子！」

「將軍……您是嫌棄奴婢不美嗎？」

素素看了她一眼，嘴角一抽，扶額道：「妳……沒我美，趕緊走、趕緊走！」

雨燕受挫，從榻上起來，擰著自己的衣襟，抵嘴嚶嚶了一聲，一跺腳從素素身邊跑了出去。

她跑到門口的時候，素素伸手叫住她，「妳，等等！」

雨燕抱著一絲希望回頭，衝著素素拋了一個媚眼。

素素起了一身雞皮疙瘩，問她，「郡守給每個將軍都安排了妳們這樣的……丫鬟嗎？」

雨燕的心拔涼拔涼的，她點點頭，「是，衛大將軍要了十個丫鬟過去。」

「……」素素腦補了一下衛大將軍跟十個丫鬟生孩子的情景，揉了揉胸口，莫名有點佩服衛大將軍，太厲害了！

素素馬上就想到了虞柏舟，那是不是柏舟也有五個丫鬟伺候？有五個丫鬟給他洗澡？還有五個丫鬟一起跟他生、孩、子！

素素心裏一緊，趕緊衝出房間，只是衝出庭院後她又拐了回來，從房裏取了一把殺敵的寶刀。

哪個女人敢勾引柏舟，她就把哪個女人扔出去！然後削了她們的頭髮，讓她們當尼姑！

虞柏舟的院子外有士兵把守，士兵們都認得素素，即便如此，這個時間他們也不能放素素進去，總不能讓素爺壞了虞將軍的雅興啊！

一名士兵嘻皮笑臉地對素素道：「素爺，您要是那五個不夠，再讓郡守給你來兩個？」

素素攏著腰看著士兵，「你們都給我讓開，我要找柏舟！」她氣鼓鼓地，郡守大人可真討厭，竟然安排女人跟她搶男人！

另一名士兵見素素堅持要進去，勸她道：「爺，都是男人，您也體諒一下虞將軍，他都大半年沒吃葷，都憋壞了！」

素素咬著牙看著他們，「你們老實告訴我，柏舟是不是在裏面跟丫鬟生孩子？」

士兵壞笑道：「生不生孩子，還得看運氣，裏邊五個要是有一個懷上了，那可就

是將軍夫人了，要是五個都懷上了，可能都會被收進將軍府。」

素素攥緊手中的刀，已經忍無可忍！

她一把將士兵給推開，怒髮衝冠地走了進去，她穿過迴廊走過花園，「砰」一聲將虞柏舟的房門一腳給踹開。

一踹開門，她就看見了不得了的一幕——

五名丫鬟跪成一排，頭頂舉著一盆水，其中有兩個丫鬟鼻青臉腫的，看見素素紛紛垂下頭去。

那鼻青臉腫的兩名丫鬟是趁著虞柏舟沐浴時闖了進去，好在虞柏舟手快扯過外衣披上，才為自己守住了清白，但那兩名丫鬟絲毫不知收斂，待他沐浴出來後，帶著其他丫鬟過來扒他的衣服。

虞柏舟從未見過如此不知羞恥的女子，當下忍無可忍地給了兩拳過去。雖說男人打女人不光彩，但他也不需理會別人眼中的自己是什麼樣的，哪怕他在別人眼中是十惡不赦，可只要在素素眼中他是好的，這就足夠了。他要是縱容這些女人扒了他的衣服，素素還不得一哭二鬧三上吊啊？

他的想法很簡單，只要惹他或素素不痛快，即便對方是女人他也不會姑息。在他眼裏，全天下只有他娘跟素素是女人。

素素進來時，見虞柏舟卸了盔甲，換了一身白衫，腰束金絲帶，髮髻高綰，手執畫筆，俯身在窗前的紅漆楠木書案前不知在畫什麼。

窗前的楠木几案上蘭花開得正盛，虞柏舟左手邊的窗子開了一扇，風吹進來，將他額前髮絲吹得一飄一飄的。

虞柏舟本就長得白淨，即使在戰場上風吹日曬，他的臉較之其他人依舊白淨出挑。這些日子素素注重敷臉保養，可虞柏舟每日也就用清水洗把臉，皮膚卻比她還好一點……

若是換了別的男人，素素鐵定會嫉妒，可眼前這人是虞柏舟，她驕傲都還來不及。褪去了滿是戰場風塵和金光甲冑，此時的虞柏舟白衣翩翩，舉手投足間透著股男人的優雅氣質。

經過半年的戰場歷練，他的個子猛竄高了一截，已經漸漸有了大男人的氣概。

虞柏舟見素素來了，擱下手中畫筆，衝著她招手，「來，過來。」

素素掃了一眼跪在門口的一排丫鬟，挺著胸膛走了過去。她走過去時還將佩刀往書案上重重一拍，嚇得一群丫鬟身子一顫，盆中的洗澡水灑了出來，澆在了她們肩膀上。

丫鬟們嚇得魂不附體，這些將軍怎麼一個兩個都這麼暴力，還會打女人啊……

素素當著丫鬟們的面挽著虞柏舟的胳膊，甬提多親暱。她就是想讓這些丫鬟知道，柏舟是她的男人！誰也搶不得！

丫鬟們打了個顫，繼續跪。

素素撇過頭看虞柏舟的畫，「呀」了一聲。「柏舟，你這畫的是我啊！」

虞柏舟輕咳了一聲，吩咐丫鬟們，「妳們，去院子裏跪。」

「是。」丫鬟們舉著虞柏舟的洗澡水去了外面，頂著炎炎烈日繼續跪。

虞柏舟摟著素素纖細的腰身，問她，「喜歡嗎？」

畫上的素素身著銀色甲冑，手提一把鋒利佩刀，騎著一匹雄赳赳、氣昂昂的毛驢，率領幾百條狗在塵煙滾滾的戰場上廝殺。

那些奔馳的狗將軍猶如一頭頭上古凶猛惡獸，毛髮直立，英威不凡，滿眼肅殺之意，雷霆萬鈞。

素素身下的毛驢滿目凶光，騰空而起，空中烏雲沉沉，毛驢的凶橫目光同天上劈下的雷霆交接，也如上古惡獸般，抬蹄間似能呼風喚雨，張嘴嘶鳴時似能震懾三軍，讓風雲為之變色。

驢背上的素素亂髮拂面，舉著鋒利的刀，張嘴嘶吼。

整幅畫像是活的，栩栩如生，傻愣愣的素素變身成颯颯英姿、威馳戰場的戰神，憨癡的倔毛驢化身威懾三軍的猛獸，一群漫無目的追骨頭的狗將軍們也在虞柏舟的筆下變得凶橫肅殺。

素素被這幅畫震懾住了，她沒想到自己在柏舟的筆下這麼英俊，毛將軍跟狗將軍們也變了模樣，連氣勢都變了。

素素捧著自己的小臉，激動道：「柏舟柏舟，原來我們這麼厲害啊！」

「你們是此戰的功臣，在軍士們眼中，你們便如畫中一般威風。」虞柏舟對她道。

素素道：「那……你多畫幾幅好不好？」

「一幅不夠？」

素素挺直胸膛，「不夠不夠，當然不夠，我要送給三王爺，還有泡腳小分隊，還有幾位將軍！我要讓他們知道，柏舟你不僅會打仗，還會畫畫！」

她這是想讓別人都看見她的颯颯英姿吧？虞柏舟想像著別的男人把素素的畫像掛在房間裏欣賞的情景，心裏便覺得不自在。他蹙了蹙眉頭，「不准，我的畫，不准妳送人。」

素素愣了一下，然後一臉委屈的扁嘴看著他，「柏舟，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小氣了？」

虞柏舟沉著一張臉，伸手扶住她的後腦杓，「對妳我一向大方，對其他人我一向小氣。素素，如果換了是我將自己的畫像送給其他姑娘，天天供其他姑娘欣賞，妳會不會小氣？」

素素想了一下，覺得他說的在理。她才不願意讓其他姑娘天天欣賞柏舟呢，柏舟是她一個人的。

被虞柏舟的畫這麼一打岔，素素差點忘記了自己來的目的，想到別的姑娘，這才又想到那五個丫鬟的事。

她環住虞柏舟的腰，下巴緊緊頂著他的胸膛，抬頭看著他，「柏舟，我沒來之前，你有沒有跟那些丫鬟生孩子？她們有沒有看你的身子？」

「妳覺得呢？」虞柏舟故意問她。

「我覺得她們看了。」素素一雙眉頭緊緊蹙著，噘著嘴，「柏舟，你心裏還有我嗎？你怎麼能讓其他姑娘看你的身子呢？我都沒給其他男人看！」

「沒有，我沒給她們看，衣服是我自己脫的，身子也是我自己洗的。」虞柏舟一

聽素素拿自己跟他比較，忙解釋道。他要是真給其他女人看了身子，素素會不會也去給其他男人看她的身子？

細思極恐，虞柏舟被這個想像嚇了一跳。

素素生氣快，開心得也快。她就近親了一下虞柏舟那兩片冰涼的薄唇，舔了一口，「柏舟你是不是吃糖啦，為什麼你的嘴這麼甜？」

虞柏舟伸手環住她的腰，笑說：「那妳再舔舔，看看還有沒有甜味？」

素素伸手圈住他的脖頸，踮起腳，伸出粉嫩嫩的舌頭在他嘴上又舔了舔，她咂咂嘴，「真的好甜啊！」

虞柏舟笑而不語，當然甜，他方才喝了一杯蜂蜜水。

他將素素的腰往上一提，低頭輕輕吻住她，用牙齒溫柔磕碰著她的嘴唇，舌尖推了推她軟嫩的舌。

素素羞答答地閉上眼，任由虞柏舟「欺負」。

距離上一次虞柏舟「咬」她，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，這會她被他「啃」得很舒服，便跳起來雙腿盤在他精壯的腰上。

虞柏舟鬆開她，用手抱著她的腰，低聲問她，「對了，我給妳留了糯米團子。」

「不要，我不要吃糯米團子。」素素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看著他，「柏舟，你吃我吧！你繼續吃我！」素素將嘴噘起來，閉著眼睛對著他。

「咳……」虞柏舟被自己的口水噙住，用額頭親暱的頂了頂她的額頭，「別鬧了，快下來。」

素素用腿圈著他的腰，就是不下去，「不，我不下去，你再啃我一下下，就一小下，好不好嘛柏舟。」

「……好。」虞柏舟好無奈，他怕自己再親下去，會控制不住自己。

他低下頭，在素素的嘴唇上輕輕又咬了一下。

這個時候院子裏忽然傳來一陣哄鬧聲，一群丫鬟驚叫一聲，緊接著是水盆落地的「匡噹」聲，隨後三個大男人咋咋呼呼的衝進了屋子裏。

莊牛三人一路狂奔，「逃」到了虞柏舟的院子，一衝進屋裏就看見了素素跟虞柏舟「嘖嘖」的一幕。

素素跟虞柏舟同時扭過頭盯著他們，素素雙腿還盤在虞柏舟腰上，此刻她蹙著一雙眉，滿是怨念的盯著三人。

三人頓了一下，最先反應過來的是莊牛，他對著兩人尷尬笑笑，「你們繼續、繼續，咱們啥也沒看到、啥也沒看到。」說著，拽著蘇周跟李大狗的胳膊往外走。

「等等！」素素叫住他們，見三人乖乖定在原位，便當著他們的面主動啃了一下虞柏舟的嘴，大刺刺地道：「沒看到就再看一次！現在你們看到了嗎？」

三人欲哭無淚，素爺真是太豪放了！

虞柏舟拍拍素素的腰，示意她下來。

素素從虞柏舟身上跳下來後，仍舊死死拽著他的胳膊，死都不放開。

虞柏舟問莊牛，「你們為何如此慌張？」

「咱們……咱們被包圍了！」莊牛道。

「不不不……我們快淪陷了！」李大狗接話說。

「老大，我們快被……逼死了！」蘇周聲音裏帶著哭腔。

素素這時候才發現，三人都衣衫不整的。

虞柏舟冷冷掃了一圈衣衫不整的三人，正準備發火——

莊牛搶先捂著自己胸口道：「老大，俺也想衣衫整齊，可俺也是被逼無奈啊！那群女人太剽悍，衝上來就往俺身上撲，還扒俺的衣服！俺不跟她們好，她們還說俺有問題！」

李大狗扁著嘴也道：「老大，我差點清白不保，我還想留著清白之身回去娶翠翠呢！」

蘇周也捂著胸口跟虞柏舟訴苦，「老大，我不是那種隨便的人，可是那群女人也太隨便了！」

虞柏舟咳了一聲，看來不只他房裏的丫鬟「厚顏無恥」，其他將軍房裏的丫鬟也半斤八兩。

素素風風火火趕來，必然也是因為她房裏的丫鬟對她做了什麼。

素素十分同情他們，「你們這不是已經逃出包圍了嗎？還怕什麼？」

她的話剛說完，院子裏就傳來一陣鶯鶯燕燕的聲音，一群穿著打扮妖豔的女子握著手巾從外面衝了進來，拉著泡腳小分隊又是一陣撕扯。

素素看著眼前的景象一時愣住，這一下衝進來十幾、二十個姑娘，對著泡腳小分隊就一陣哄搶，那感覺就像一群狗將軍在搶骨頭似的。

莊牛被一群姑娘摠在門板上，急得衝著素素大喊，「素爺，救救俺！」

「妳們走開！妳們給我走開！」

「再不走開我殺人了啊！」

「哎喲將軍，您別不好意思，姊妹們會好好伺候您的。」

「姊妹們，那裏還有兩個！趕緊的去伺候兩位軍爺！」

話聲剛落，幾名女子便朝著虞柏舟跟素素逼近。

素素跟惡狼護食一般，抽出自己的刀護在虞柏舟面前，見她們步步進逼，乾脆一刀劈開身旁的几案，蘭花花盆「匡噹」碎了一地。

「妳們再不滾，老子殺人啦！」素素粗獷地一吼，將一屋子的女人都震懾住。

素素見這群女人杵在原地不動，又拿刀砍碎了旁邊一只花瓶，「老子放狗殺人啦！」

其中一個丫鬟指著素素小聲道：「他就是那位騎著毛驢、帶狗上戰場的蘇將軍……」

「聽說不近女色……」

這群丫鬟沒轍，最後提著裙襬，灰頭灰臉的跑了。

泡腳小分隊一臉感激的看著素素，差點沒給素素跪下。

「素爺，您是俺的救命恩人！俺媳婦兒要是知道俺跟其他女人好，一定會殺了俺！」莊牛理了理自己的衣襟說道。

李大狗緊了緊自己的腰帶，嘀咕道：「要是翠翠有她們一半主動就好了……」

蘇周歎了一聲氣，一直重複一句話，「我不是隨便的人，不是隨便的人……」其實他差點就忍不住了。

莊牛驚魂未定，拍了拍自己胸脯，對著虞柏舟豎拇指，「還是老大厲害，咱們三個差點就把持不住，無奈之下才逃來這裏。」

虞柏舟給素素倒了杯蜂蜜水，讓她平息情緒，隨後對著他們三人不緊不慢地道：「不過是些受命伺候人的丫鬟，要是真不想，打了便是。」

三人心裏似被馬蹄踹了一下，怔怔看著他，一臉驚訝，「老大，你打女人？！」
「打了，如何？」

然後三人扭過頭齊刷刷看著素素，等著素素做出反應，沒想到素素喝了蜂蜜水，放下水杯拽著虞柏舟的胳膊高興道——

「柏舟打得好！」

虞柏舟笑道：「她們要是扒了我的衣服，妳還不得剃了她們的頭髮？為了不讓妳被人說成善妒惡女，我只好委屈一點做一個無良男子了。」

泡腳小分隊：「……」老大果真不愧是老大，哄女人的功夫可真是爐火純青啊，明明打了女人，還說得那麼冠冕堂皇。

三人在房間裏找了個位子坐下，都覺得有些奇怪。

「這郡守府的丫鬟可真是與眾不同啊。」莊牛在桌上拿了一個糯米團子，塞進嘴裏。

恰好被素素瞧見了，她走過去拍了一下莊牛的手，端過虞柏舟特地給她留的糯米團子，盯著莊牛道：「不准偷吃我的團子！」

素素下手一向重，莊牛被她那麼一拍，整個手背都腫了。他揉了揉紅腫的手背，一臉委屈道：「不吃就不吃，素爺，您說話就不能不動手嗎？瞧，俺的手背都被妳拍紅了！」

素素哼了一聲，「讓你長記性！」

她端著糯米團子回到虞柏舟身邊，拿起一個塞進自己嘴裏，腮幫子鼓鼓的，說話則含含糊糊，「是啊，我家肥肥就不會跟她們一樣放肆，我家的丫鬟要是敢跟她們一樣，早就被我娘打得屁股開花啦！」

「大狗，你去看看其他將軍那裏，是否也有這樣的丫鬟。」虞柏舟隱約感覺到不對，就他所知，涼城的游郡守素來處事穩重，怎麼會安排這些丫鬟？

李大狗捂著自己的胸，可憐兮兮地看著虞柏舟，「老大，我出去了還能安全回來嗎？」

「素素，把妳的刀給他。」虞柏舟吩咐道，見素素很大方的將佩刀扔給了李大狗，又沉著眸子繼續說：「要是還有女人敢過來對妳放肆，就用這把刀。」

「殺女人啊？老大，這太殘忍啦！」

「誰讓你殺了，嚇唬人你不會嗎？」虞柏舟一臉無奈地看著他。

李大狗「哦」了一聲，攥著刀走了出去。

一刻鐘後，他卻慌慌張張地跑回來，「老大不好了、不好了，出事了、出事了！」他衝進來的時候被門檻絆倒，整個人趴在地上跌了個狗吃屎，莊牛趕緊將他從地

上撈起來，替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塵。

李大狗站起來，喘了口氣對虞柏舟說：「死了！死人了！驃騎將軍死了兩個，車騎將軍死了一個，就衛大將軍也死了……」

Crescent